

昔阳钟村遗址解锁夏代方国“文明密钥”

# 一铲启封3600年

(上接第7版)

这是一座近乎方形的巨大竖穴土坑墓，面积达到46.2平方米，规模远超同时期其它墓葬。

46.2平方米有多大？我们做个对比：此前发现的夏商时期高等级墓葬，墓室面积大多在数平方米至十余平方米之间，而钟村M10的面积达到了46.2平方米——这意味着，它的规模是那些已知大墓的数倍乃至数十倍。钟村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指出，这一规模本身就是墓主人身份的无声宣言——其地位之高，远超学界此前对夏代地方方国的认知。

但M10的惊人之处远不止于规模。

墓室为竖穴土坑，有熟土二层台。二层台东、西、南部皆有火烧后黑色灰痕，疑为祭祀痕迹。整座墓葬采用双椁三棺结构：外椁为石椁，长宽均达4米，以大型石块垒砌而成；内椁为木椁，由半剖松木构建。木椁之内，并列安放着3个半剖松木棺，棺内各葬一人，在全国夏代遗存中仅此一例。构建石椁的石料总量达到4立方米，应为就地开采，棺和椁的木材全部选用太行山原生松木对半剖开制成，木材纹理清晰完整，足以证明当年先民就地取材、成熟完善的资源利用和墓葬营建技艺。

三棺之中，中间棺内是一位56岁以上的男性，仰身直肢、头朝东方，他的身体从头到脚涂满朱砂，整个骨架被殷红色完全包裹；头顶覆盖着一枚完整的扇贝；左侧股骨下方，静静安放着一件由绿松石嵌片组成的绿松石牌饰，温润的青绿色历经近4000年而光泽未减。

两侧棺内，是两名25岁上下的陪葬女性，同样涂有朱砂，但颜色较薄，仅为局部涂抹，无随葬品。墓室北壁的壁龛内，还殉葬着一名16至18岁的男性，没有任何随葬品。

三人合葬、男性居中、两侧女性陪葬、另有人殉——哪怕没有墓志铭，这一差异化葬仪直观印证：夏代太行区域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结构，而且中棺男性掌控着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
墓葬内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长方形的器物箱，箱中铺陈着一整套礼器：泥质磨光黑陶爵、陶罍、8件陶罐、1件漆木器。爵与罍均为胎薄质坚的黑陶，器表装饰着弦纹、绳纹、楔形点纹带等纹饰，精美程度足以媲美同期中原王朝的贵族礼器。

另外，M8、M9和M13的面积都是26平方米，葬具都是一椁一棺，配有一个器物箱。最小的墓葬是M11，18平方米，为一椁两棺，四座墓葬均为男女合葬。

## 器物解码

### 见证上古跨区域文明互通

如果说豪华的墓葬结构是钟村贵族的身份“名片”，那么墓中出土的遗物，则是打

开这个古老王国文明密码的钥匙。

最引人遐想的，是男性墓主头顶的那枚扇贝。头部覆盖扇贝的丧葬习俗，从先商（大概是二里头四期）到商代晚期都有使用。多学科团队与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合作，对扇贝进行了种属鉴定——它是来自黄渤海的虾夷扇贝。一个身处太行腹地的方国贵族，为何以千里之外东海之滨的扇贝作为财富、身份的象征？沿太行山东麓古道向西输送，这份跨越山海海洋馈赠，彻底刷新人们对夏代远距离贸易网络的认知，不仅透露出那个时代商贸与文化交流的活跃程度，更展现着早期的海洋崇拜已辐射至内陆腹地，也直接说明，墓主生前拥有广阔的交换“网络”，他的部族曾与远方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。

其次是墓葬中大量使用的朱砂。朱砂在墓中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实用性的防腐，另一个有灵魂转世重生的寓意。曹俊介绍：“使用朱砂的葬俗，最早在北京山顶洞人时期，历朝历代一直都有使用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不能用于判断文化属性，主要是证明墓主的身份等级。”矿源分析墓葬中的朱砂产自湘黔万山汞矿带，跨越黄河、太行山千里转运至昔阳，是夏代高等级丧葬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。西南山地的朱砂，如何辗转至太行山西麓的贵族墓中，成为权力的“底色”？这条路途中经过了哪些中转站？目前还没有答案，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迷人。

还有墓主人贴身佩戴的绿松石嵌片牌饰、耳饰。墓中共出土器物40余件（套），有陶器、漆器、绿松石器等，器类组合有管流爵、罍、觚、罐等，墓主人贴身佩戴绿松石牌饰及耳饰，元素成分检测显示，矿源直指东秦岭的洛南辣子崖矿区——与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的产地同源，形制与二里头遗址“国王级”墓中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极为相近。绿松石在二里头文化中是一种彰显权力与地位的奢侈品，往往只出现在等级最高的墓葬中。山野之间的方国贵族，佩戴着与夏都王墓同出一矿源的至尊瑰宝，证明夏王朝核心王室与太行西麓方国共享远距离玉石流通通道。

一把跨越长江与黄河的朱砂，一件来自秦岭深处的松石，一枚东海之滨的扇贝，汇聚在太行山西麓的黄土之下——钟村遗址以实物证据，勾勒出夏代中国幅员辽阔的交互图景，揭示出早期中国各地区之间复杂而密切的资源交换与文化交流脉络。

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对此给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钟村遗址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，让我们知道夏王朝对周围资源管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”太行八陬既是屏障也是通道，雄踞于此的钟村贵族，很可能凭借对关键通道或资源的控制，在夏王朝与商部族之间经营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。



昔阳夏商墓  
M9出土的陶爵

## 刷新认知 重构夏代区域文明地理框架

除了震撼人心的墓葬规格、出土文物，钟村遗址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同样意义深远。

古DNA测试结果显示，M10与M9的男性墓主人之间存在明确的父子关系。这片聚集在2000多平方米范围内的贵族墓葬群，是一个有秩序的父亲家族墓地，传承着明确的权力谱系。

人群来源方面，碳氮同位素研究显示，钟村基地的贵族以粟、黍等北方旱作谷物为主食，辅以狩猎野生动物，很可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区域者，同时存在少量中原迁徙而来的居民，印证中原与太行西麓人群双向流动、交融共生。有趣的是，M10壁龛的殉人食谱分析结果显示，其生前以吃水稻类为主，可能来自南方，这位殉人究竟是战争的俘虏，还是奴仆呢？谜底暂无法解答。

此外，墓葬发掘同步，考古队开展松辽河流域全域系统区域调查，覆盖昔阳、和顺、左权、阳泉全境，累计发现10余处夏商时期聚落遗址，聚落规模层级清晰，而钟村遗址面积最大、墓葬等级最高，是整个区域的中心。

(下转第9版)



考古发掘清理